範東文集

範東文集卷之五

序

送御史大夫唐公徵還內臺詩序

御史掌邦治法令以贊冢宰在周猶微也而補正王闕糾禁官邪諫風宣達之任分屬之公孫少宰庶職焉由漢以來始責專御史置大夫掌領上副丞相備三公任極重矣雖無當於六官百司然六官百司非臺無所取裁斯其重也宜哉君子曰執臺之憲有五難蓋監賍之任重其過也恒皦靜議之任重其過也恒訐糾治之任重其過也恒深擊斷之任重其過也

恒殘紀會撿聚之任重其過也恒瓚是以天子持御史大夫印必求端亮弘篤顒顒執大體符天下望者斯授焉今大夫邵陵唐公先為御史大夫巡吳及浙不威而肅未令而禁自江之南藂弊蕩滌迄今休聲炳奕邈乎稱絕跡雖紹繼可謂風之著矣及茲撫蜀政以德成矣以仁勝欲以情格財以節裕民夷休休寍遐而莫知為之者夫風斯化行德斯體立仁斯無敵情斯無不感節斯無不足其於天下也何難又曷過之應焉天子之求天下之望合公又其曷以蜀既綏靖即召還王臺寵蓋夫倚之舊矣其也於前得公

揚謨之明於後得公拊循之厚周旋式効獲益也多夥上自賢王樂公之善下逮諸司被公之誨滋深且久於公之還能無贈乎於是以頌以祝以規以民瘼告以勳庸勸盖知公之是行必將有讜辭閎議良術大猷以仰對明主之命副海內之傾企故以芻蕘之言先焉

治河通考前序 代中丞吳公作

惟禹貢職方之言導濬經辨之蹟鴻濶巨偉矣固聖人極世範後參天絜地神理昭寓後世允職紀載者依焉然溝洫地理郡國水利漢以来冊籍或有志有

考覈於大河無專紀豈非括細遺大使後之嗣禹蹟者何稽乎余嘗北涉趙魏之間九河故蹟西踰成臯鴻溝觀龍門鑿處南循淮瀆出呂梁則喟然歎河之為國家利害大矣夫安流順軌則漕輓馳裕奔潰衝溢則數省繹騷國家上都燕冀全藉東南之賦故常資河以濟運又防其衝阻乃經理督治必撫臣是寄其視前代豈不益重哉河雖經數省然自龍門下趨則梁地當其衝始又壤善潰故河之患於河南為甚余受命來撫茲土固慄慄以河為至慮防治稍悉民頗奠又閒閱近時所刻治河總考跡遺混複字半譌

舛其肇作之意固善惜其未備晰也乃命開封顧守符下諭許州判劉隅重加輯校彙分序次一卷曰河源考二卷曰決考三卷之九卷曰議河治河末卷曰理河職官考上沂夏周下迄今日總十卷更題之曰治河通考庶幾覽者易於探檢有所式則以奏平成之勛聖主之憂顧四方之屯溺或從是以紓而愚之重責亦少塞焉其仍有未備則以竢後之淵博大智者爾.

治河通考後序

考河書成御史大夫吳公敘之命刻之開封郡又命

某識其後祗承大命不敢辭則執簡書曰夫水氣之先也西地之首也故江源於西南河源於西北二經函寓以流元化上應天漢下溢萬有至神弗測矣譬之人身衆川其腠液也巨海其輸納也江河其任督也然江由山行故澄澈而有常河由地行故滓濁而善決自神禹以來河患弗能盡弭也愚獨以為氣盛則水盛若使河日殺而患盡則河失其性元化熄矣顧防治之何如耳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欲於塞外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令關東長無水災可謂不知化理者矣今國家隆盛天地協德河雖

時有漂溺無大傷害獨嚴防其東趨慮衝運道爾苟騁智力繁堤障以求河之不漂尺壤則其見与延年不殊矣烏乎可令大夫公奉命拊循盡輯殫心於民艱者厝之安災者哺之食於河則順而導之爾其遵禹之智而洞化之微者邪瞽言蠡識或有毫忽之符焉故敢以是復其刻梓之完則某年某月也

贈胡汝茂赴南職方序

胡子之守東平悍弱植豪奸懾繁蠹絕枉鬱理文教貞式典信撫啓之臣藩憲之司歲以治狀聞甫三朞當考績未行命下拜留都職方郎若曰治蹟著甚天

子言之無斁考也自副守別駕薦紳大夫士咸愉愉咨咨交慶曰陟賢庸勳唯明明后輸蓋樹愛茲唯公又交戚曰奪我元哲吾我以式奪我父母吾我以庇又交顧而諮曰明府之治求惠茲民於無疆其可以弗述明府之入二司馬將四方是寔以正王略而為龍愛錫其何以為祝明府之行無寔余二三寮友寔萬億同懷如失怙恃又何以慰其心於是二守劉君執簡言曰往守茲郡者咸竭才以芟繁蔽力以當衝彌文以飾觀峻法以劇暴而望理也益曰難明府則詩以衛之而繁者息豫以應之而衝者暇綏之以寬

而犯者寡撥者愧而又體之以質行之以懿夫靜則用慱豫則時獲寬則衆歸質則本立懿則有終是以民感而務濟也詩云

其以是述明府之治乎別駕楊君執爵言曰往陟內省者咸以北為樞以南為曠明府其不然明府夙稟異質冲志遠懷蓋欲究六藝之源探元聖之秘綜萬為之變建三翊之蹟令乃得避劇就簡釋勞獲逸總鎋籌猷之餘得暢神於道極肆力於藝苑優游深造底厥大成後之陰德豊功光彌朝野其誰曰不基於此吾其以是為明府之祝乎別駕蔣君暨諸薦紳大

夫士進曰吾聞君子不私己不謀細不溺情不遠果若吾子之言明府將惠加於寓內業垂於無斁吾郡固猶夫煦育之中可以慰吾人之思矣於是東阿劉隅氏聞而嘆曰善哉述乎其言符於大道善哉祝乎其言依於大忠善哉慰乎其言制以大義夫符於道聖人之與也依於忠王臣之箴也制以義君子之慮也企聖人履臣箴以慰君子非胡子其誰能當之余固與胡子知深又屬邑之產且紀蹟撰志陳頌采言余職也遂書之策以贈

繆母太安人壽詩序

清明貞淑性也而天樞之豐厚完粹形也而地産之康寧褆福數也而化栽之戴慮動躬積仁種善以順平化德也而人脩之然得之天與地者不可強而尸之化者不可期也故人之生或粹焉而壽者寡矣或壽焉而屢者寡矣唯德可以力而至德至矣而後三者可以有而不隕滇南繆氏舊爲京口大族國初乃家於臨安之通海今言滇南勝郡必曰臨安有文峰王屏列峙左右五江三湖渟瀦迴薄風日朗旭星雨暉潤是宜其生人之不凡今睹司寇繆子之奉太安人豈無偉材懿質而臻之壽牌者其幾又豈無耆年

永壽而綏之福穰者其幾厥有由然哉吾聞太安人事後姑以孝睦其事封君恕齋先生也脫簪珥勞紡績以贊學業及恕齋薦於鄉為郡博士以至為縣令為府佐安人又儉慎以相之故恕齋以清愿稱晚歸訓二子必忠孝直節是先祿溪子遂弱冠登上第其季淩進試南宮文采特達未量其造也嘉靖丁亥祿溪以司徒郎言事謫嶺外太安人喜曰是不負先君子之訓矣及遷夷陵判與州所至有異政太安人益喜乃勉就養於官舍歲乙未天子知祿溪子之賢將用復召入為留都司寇大夫太安人曰上恩厚汝不

可以吾老懈於夙夜且留都客近京口吾將賜神京之壯臨大江眺三山以攄吾懷舊之思遂又偕來乃季冬十有一日太安人之齡周六十甲子矣同官之寮咸登堂稱壽再拜賀碌溪兄弟朝冠采服趨跪膝下賓儀顒顒俎豆有踐坐客讀太安人之榮莫不嘆息感動於戲休哉夫以臨安之勝數十百年而後有繆氏父子兄弟之賢繆氏之積學訓子又數十年而後有今日皆太安人之德以成之其自今日鴻衍無窮際者亦如執符契而取矣豈徼於山川氣數而偶然哉賓乃命隅為詩以頌之辭曰滇池奫灆南極西

中藏壽符神所稽睠視有德乃畀之涿州大母中壹師帝封嘉號安且宜霞裳軒軒珮陸離有煒彤管載令儀子與之母樂羊妻嬀嬀仲子乘雲霓手排閶闔翔天墀帝曰國憲爾与司往聽舊京慰爾私采衣侍母歌以嬉母壽頤與三山齊

贈鄉進士陳伯化之京師序

嘉靖甲午之秋予自盧龍遷南府參軍過鄉閭僉吾邑弟子員大比扵省撤棘之夕馳騎來報曰與薦二士其一陳伯化氏也吾邑耆叟縉紳皆曰善勵德者知勸矣簪朋髦上皆曰善正學者知勸矣至里胥山

氓婦人孺幼罔不曰善善勤耕者獲積厚者亨天道
其不昧乎固與陳斕親雅知其德學及聞群衆人言
則又益信予之知伯化不繆異也無何陳生來書偕
計將覲於京師予合斕友若干人觴之於郊而告之
曰天下事可以僞得而倖致者唯於一人一日偶遇
焉若諗於衆族於久無不彰敗唯誠積於此聲應於
彼則無遠邇無久近無晦顯若虛洞之應呼長風之
鳴幹無弗同者矣今子以遺孤債志孝於而親苦績
睦於而弟身學困久益奮唯其誠也故一舉於鄉則
耆老搢紳簪朋髦士至里胥山氓婦人孺幼之忻樂

嘉道若其自有榮聲焉無弗同者是豈可偽得而倖致者耶茲對於大廷賡驤雲騖或內為明　天子耳目佐使必將竭忠殫勞凡在廷者其交賛樂與無弗同矣或外牧郡縣疲氓必將篤慈拊鞠凡在野者其交頌其載無弗同矣使海內之士咸知吾魯之選不徒以藝而　國家得士之實於斯鴻懿矣昂哉諸姻交曰然吾聞成易急久易更陳子其勿急勿更以終服於箴庶幾東子之言無墮於谷陳子曰敢不佩教於是諸姻交尋其辭於簡以授陳子曰於歲覆觴首耶罡榻之璽徵焉

贈葛比部出守南雄序

上海葛子芳氏含淳蹈素蓄能而藏采蓋其天性靜慤於世紛澹如也起進士為行人行人職事巳省又乞南大行署益省君甚樂因自號宜簡子巳而大家宰知其才不可委散曠乃擢南比部郎歷存靜鑒訊讞無疑滯遂又擢守廣之南雄與君同進士之仕南都者若干人聞南雄之命也咸相謂曰南雄領縣二地遠而政省吾子芳之所樂也謂其比部寮劉隅氏曰子盍有言以為之慶隅曰吾聞南雄交廣之襟喉舟車之走集介大庾之嶺山川雄顯南疆之天險巨

防也民物阜衆賢秀穎發啓由江公實産焉則其地之要重可知矣葛君雖樂乎簡其不獲遂其樂且吾覌葛君非一於簡者也以簡號者將虛以大受靜以涖覌而竢乎時以鴻發之爾今玆涖南雄其必扶滌弊姑夙夜勖 俾一夫無失所一事無棄宜夫然後樂於葛君之心斯固得於簡之所養者厚矣昔陶氏行刺廣州朝暮運甓惡以優逸壞中原之志今雖南雄果可以簡覌葛君固不以簡自安況地甚非簡而君非真繁簡者耶吾知報政之後益大其用推而霈諸天下可也豈非葛君之素善而傳能之者乎故於南

雄之行匪慶而以爲他日諸君以告葛子葛子再拜曰余之始志不及此諸君子之教也敢不拜教遂書辭於策以為行贈

沈敬軒先生湖陰十詠序

夫人之神理内蘊情志宣泄其懽舒憤菀激慨優和窮愁盛溢之變靡不於詩乎發之感人也於斯知德於斯故敬軒先生之謝政歸也築別墅於湖之陰撫景摘章為十詠與鄉者舊良朋賓和成巨帙手録以貽子孫或曰夫十者唯潭島雲月堤徑魚鶴山梅竹木之間先生日託而相忘者也奚以詠為蓋達人高

遷之懷舉世之華紛萬種無一可嬰其聆睞寄其情悰含湖山閒物抑何所攄寫方會之心也固忘其物方行之詠也亦忘其言故其所即之景非若金谷之富平泉之貴輞川之遠皆取諸左右而自足其詠歌又非若楚澤之感竹林之放玉川之奇皆冲瀜澹雅真吐淳德之音以鳴治世使生乎先生之後者披讀諷嘆如拂薰風如覩瑞雲而仰高飲和之意不能自已信乎其可以知可以感矣乎先生之子侍御君與隅同年進士間示以是帙且徵言於首簡隅且嘆曰先生恃負鴻積而所施不究又勇退焉然其詞無嗟

畢憤世坎屈之旨有德者固然豈亦知其後之必昌而有所竢耶且當世之操樞柄擅寵榮者莫不創名園上第貽子孫以珍麗靡曼丘山之積猶皇皇如未足曾不及朝夕而蕩然澌盡或彊有力者奪去之其視先生所貽湖山間物與清白之名同懸天壤而無窮者何如哉況侍御君之賢世其清白而日陟顯重將嗣休光以大厥施則斯詠也宜布以風天下是為敘

贈董廷尉櫂守永昌序

余嘗分察兩川歷劍門棧道三峽之險覩離堆灔澦

及諸江之分釃委匯蹋云臺峨眉白帝赤甲之巔夏望岷山戴集雪如練秋清則見三峨之峯孤標霄漢上莫知其倪天下言江山之奇拔巨偉絶峭怪覊扼険者至蜀極矣故其生人才茂異儁捷不可以尋常倫伍眎之自秦漢以来卓卓炳燿矣然其地四接荒徼西北則松疊威茂龍綿以備番羌東則酉陽平茶横州南則芒部蒙撒諸府西南則建昌越巂鹽井諸衛皆繚繞夷獠之洞穴也相攻殺搆訟無虚月重則煩　朝廷經畧誅勦或詔譴之邊戎事既殷日習閑而計慮以故蜀士大夫才賢固無不宜而於撫禦

夷人寍圉弭亂之畧尤諳且長今綿州董子肅卿以嘉靖己丑進士授南廷尉評甫四載而超拜永昌太守永昌金齒地以其要勝而民繁秀也近改為郡而以屬吾肅卿明　天子眞善於任使而望吾肅卿者鴻且重哉吾同年友姜子君錫與蜀薦紳大夫五人以予知董子鄉士之詳與習聞南中之情也於其行要予言以贈董子予曰夫撫遠寍圉予固已言其諳且長矣復何言哉姜子固以要曰子必有言以餞友朋之誼予乃不敢辭書牘而告曰吾聞治邇用明治遠用情弗明則蔽弗情則格居平用持居變用宜弗

持則政罔立弗宜則功罔濟伐虜以武伐夷以謀徒武不可施於蒙阻徒謀不可逞於曠漠此英傑之御內外經權南北之要也今董子蔚起文儒鴻儀中署其評廷尉也察疑矚秋毫守法屹底石吾懼其此之習而被之忘也若為求昌如為廷尉其非明 天子所以任望之意乎故敢贅言之姜子曰然則廷尉之道其自是以往無所可乎曰否董子之撫衛政成且召為 天子佐使或掌內大藩臬則猶夫廷尉也君子何器之有慎哉董子往矣今滇南有憲長韓子憲僉於子大理守任子咸蜀之良而余所慕也其以余

說質之若時與機與勢或異焉而余之說尼則頡飛翰以教無憚江山之遠可也

送司寇大夫賈子召入北都序

晋白子問曰居遠職與居近職孰難偶曰近職難哉盡法守與弘德學孰難偶曰德學難哉白子曰吾友賈子之始仕也尹楚之南陽三年廷守畿內歷陽又三年擢留都司寇大夫皆由遐遠而遷近要今又自留都召入北省益近吾君若是乎其居之益難乎且賈子為令而民不二守郡而民惇讓司刑而民無冤程式詳風槩厲可謂法守盡矣益懋德績學期底於

鴻成㓜身勵慮邁志古昔若是乎其修之益難乎偶曰若賈子殆無難焉吾聞賈子家世常山常山故趙地古稱多奇節士其地右倚太行左包滇渤滹沱汶濊環互渟衍其產才環偉麗博惇懿厚直稱殊於四方譬之長戟巨劒百鈞之良弩千里之神驥施於北土尤宜慓是器也以往無弗利矣夫何難雖然事君非貞鯁臣弼之難而難於誠心之孚學道非幽討博辨希高之難而難於究吾天德昭吾良性不以闇明夷險變其節不以忻獎震挫升屈撓其中忳忳翼翼以思忠益日積月感夫然後誠心孚于上而言從志

行矣是心也天德之融也良性之存也學學夫是脩脩夫是力寡而功稱覆載所明者一而洞徹萬類以之叙倫恢業以之立訓典垂聲澤皆是之運爾舍而他求則支蔓迷茫昭者騖而完者戕吾見其愈難而愈敝矣他日白子以告賈子賈子曰有是哉余懼其弗任也乃以事君之難質諸魏郡劉子會稽沈子豫章傅子三子曰吾居諫職知斯難矣曷哉其無難以學道之難質諸大梁王子廬陵歐陽子二子曰吾侍經幄職啓沃教國子知斯難矣曷哉其無難已而賈子告行於諸子諸子皆同年友之恊於誼者也不

以偶言為罪遂書之素以為行贈命曰勗難

送旗峰林先生赴貴州序

國家文治隆麗追隣古始至弘治末益剗靡陋大振厥聲于時有北地李氏姑孰徐氏信陽何氏数子閎則有鄭少谷氏相與琢厲圭瑑舒奮龍章穆穆乎濯濯乎鼓齊騷雅矣少谷之友旗峯林子文章與少谷下上而經學尤淵醇以戴氏禮為學者宗余故知之舊然未始相識也嘉靖乙未歲乃旗峯與余俱起謫中為留都秋官郎得日夕游處摟道徵蒐藝畧論古今世務遠及四夷百物幽詭無不談繹間相出所著

作評指失得於余獲益甚厚唯恐一日違也忽邸書報林子出守貴州之程番府諸秋官大夫咸以險遠為林子慍隅曰不然是國家所以重文治之意也初貴州以夷裔之地分屬荊州梁蜀遠 太宗文皇帝設藩省列在十三州然附省唯宣慰司非所以流化綏遠逮憲廟乃始設府曰程番去省城僅三舍協於藩臬同內二千石維巴陵鄧廷湛氏首蒞是任厥後綱紀治教蔚然備聯數十年餘士樂絃誦之業民無戈盾之役然選舉之典猶附於雲南今年夏 皇上覽群臣之言嘉崇文事始詔貴州得專設科取士是

典也府寔綜之乃命冢司擇於百寮以任則明 天子之於貴州於林子其意豈輕耶昔文翁以蜀地僻陋立學宮選弟子而蜀大化後馬援王褒之儔至以文冠海內今稚番漸濡教化久非比蜀之初而林子固經師不煩遣弟子詣長安學則貴之士感 天子明詔又獲太守為師奮辟騰變必有異才名世之文如今昔數子者吾固知其出林子帷下矣是當預為明 天子賀為林子賀諸大夫咸曰然遂書之簡以速林子無滯其行也

送呂子赴真定別駕序

國之盛必有世德之家休澤與國緜久然必其先有
純懿篤行之士厚積不享以施於後又必有賢子孫
益覆古道以表流俗然後世德之風著而國有賴焉
呂氏自青州徙家浙之新昌其先大父號小齋者至
孝著於鄉達於 天子洪武初舉使於山西以布衣
行復命稱旨官之不可乞還鄉里著歸田稿小齋集
以志鄉里無賢不肖皆賢之嬰孺婦女皆呼其家曰
呂孝子家沒則俎豆之學宮之傍豈非余所謂純懿
篤行之士也再傳遂有甲軒公以成化甲辰進士經
拜刑科給事中抗疏劾中貴人李廣及出使安南却

金貨之餽絲髮無所受於是方海內外肅然顒然想
其風采丁未歲與校禮部士公得人為多　天子益
識其忠介遂尹京兆晉拜少司馬未幾即請老不事
產業唯以教子孫為急初公之歸有恩數當蔭子公
子質菴君嘯詠田園雅不樂仕遂以及公孫勉菴君
是也勉菴穎敏有才志於科舉業甚習而勉菴弗之
攻也其言曰余知舉業之進可以致官清顯張名譽
然吾懼吾祖之典刑湮地且今之業奇麗要眇極矣
與吾好不同夫棄先人之休烈强其所不好而從流
俗吾不能也遂由大學除留都司寇屬職專磨勘君

益詳謹勤恪近六載權眞定府判諸寮友猶謂未稱
君之賢與其勞君獨曰眞定大郡也吾懼無以副
國家之任使以辱先人敢計官乎魯劉偶氏聞之曰
難哉吕子之所履也今世家之胄鮮不蔑其先人欲
自章名建事以炫焯於世希富貴苟不有其先尚何
有於　國於民乎昔正献公之子滎公不就科舉以
蔭補官程氏賢之今勉菴其有感於茲乎滎公卒爲
名儒輔澤遠而風長延及東萊諸子吕氏遂爲一代
文献宗與有宋終始何其盛耶勉菴子勉哉吾　國
家有望於子矣

送留都大司徒王公考績序

考諸三代以往司徒之職訓擾萬民其於財賦盖掛稱漢晉後或崇虛號不任事唯　皇祖開統樹典一準成周乃建司徒總地官政凡　國之賦役版圖軍儲民食咸專綜之盡芟近代所謂少府大司農鹽鐵轉運之屬以故萬機有統六卿分釐無侵官無隳緒無稽時若功懋勞著則進陟師保備公孤可謂彝然鴻創遠覽矣　文皇帝移蹕於燕而留都六卿仍備則又分陝之義爾且百司六軍供儲將於北故司徒稱重要非久諳當世務爲　天子依信者不以拜命

大司徒王公自省署歷藩牧京兆少司徒先後三十餘年專理民務故　天子以留都籌計之任委焉今年春三載考績當覲闕下於時司寇郎蔣卿等五人皆司徒舊屬馬坤鄉後生白鎰與隅則嘗以職事游公郡俱獲聞公教乃命隅抽筆書言以為贈隅鄙人何足以知公然嘗厠搢紳之列於二都見公盡瘁王事無時頃暇逸人曰忠亮勤恪似陶侃昔巡淮南時造公第舊屋數椽几席凝塵公牧山東隅之鄉為屬郡見公庭無私謁駕無宴遊人曰雅澹廉介似楊綰夫當晉唐之季空談放誕靡汰縱弛之風四海趨之

莫知其醜唯陶公殫力宣猷不贖分閩遂弘江漢之業晉室頼焉楊公清德孚於上下拜相之日不待言議而遠近化從然亦世衰偕散故二公英聲易以暴揚今王公生際　明聖之世秉德作範群公仰則默而成之不見其跡此又二公之願值而可不得者也茲入覲又將留輔　帝側昭融大化以風乎天下則視人行於江介之間朞月之暫者其功効大小何如耶克踐古司徒之職於是乎觀彼簿書衡石曷足為公誦泉曰然時公先過大江留維楊故里有優游高蹈之懷遂以隅言馳　上以速　公之駕毋久滯觖天下

望焉

連毋太孺人李氏七十壽詩序

人之願致養其親而又願其親之壽自王公至恒人同也然養之以道則一釜之祿足以怡親而立孝不以道則八州之珍而君子不與也子之賢而親壽則休日積而衆以爲慶子之不賢而親壽則患日積而且將貽親之慼故孝在夫自修而已矣余謫許下時與鈞陽隣嘗聞党頼東中丞張崧少憲學劉晴川州守言鈞有善士曰連生而未之識也未幾連生從崧少過余西湖書院視其氣貌甚懿撲其蘊甚閎又聞

其孝義篤士然以試不利有司不肯就仕余因嘆使
斯人而任民社薄俗其有瘳乎扵是知連生者咸以
親老勸之仕後三歲乙未余再入為南司冦郎而連
生亦奉檄来為霍丘簿奉其母太孺人就養治所朝
夕燥侍恭飭愉順太孺人訓愈嚴非俸所易不敢以
羞必曰何從致也政理有未善不敢以聞必曰得無
鳩民怨乎或遇勞稍怠必曰無上負 天子下負先
生之志乎連子用是益砥廉持平匪懈未半歲監司
郡長交奬扵上縉紳庶民交頌扵下以邑二之未究
君之抱也又檄攝篆扵他邑扵戲史稱儁陶名賢而

樹績煒燿者乃皆母氏之訓覩諸孺人詎不信哉是歲之冬某月某日適太孺人壽七十於是霍令尹南莊淄子曰使吾邑有鸞鳳之佐毉太孺人之教也敢不再拜賀大夫士曰使吾民有父母之庇毉太孺人之教也敢不再拜賀乃各舉觴爲壽既又爲歌詩繪圖緝冊以張遲氏之慶且俾許人梁生道源來索余言以序首隅曰孝乎遲子之養也不以崇後而以善刑於寮友加於庶民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與榮乎太孺人之壽也訓子於善以不忝其先而食其祿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其斯之謂歟夫

奕則忘忘則匱誠如是則令以為撫民以為屬太孺人雖長年其能一日樂乎連君雖厚祿毋其享之乎余於是有感焉且知連君將昌其名業以廣被於遠非但藿人之慶而已爾故書之以風勸海內且以徵余昔之所聞云

送司寇嚴大夫出守鎮遠序

余聞用人者不殉人之欲不枉人之能奔走亟矣則任簡靖貨利離矣則任廉節庶幾其可拯乎今鎮遠黔之阨塞雲南之戸徑也縉紳大夫行李往來與商賈百貨之入者貢物產之出咸至是而舟車以故民

怨於送迓負擔官敗於摧歛餽索上之人憂之於是以歸安嚴子為守余觀嚴子醇愨淵樸澹然無嗜好聽其言若不出諸口而其量汪洋無涘自宰於邑貳於郡入為冬官秋官郎視其氣容屈處服養如一日可不謂簡靖介節之君子乎茲莅鎮遠吾知與為分宜為南昌時不異也則入其庭草漫覆跡覩其吏如植木然登其堂印篆風塵素槧獨席陶器疏糲而已爾四方之過賓與部下文武吏士夷叱不待言議而貪冒者媿囂爭者沮寍有饋珍貝扛重貨而索夫役以數百者乎寍有重稅剋取奪下以媚上者乎寍有

競錐芒毫末之利以屬辨相伉殞身構訟者乎允哉
國家之善任使而邊徼之民其自此少紓或曰嚴子
固賢者若子之言不事事而効殆蓋公之教曹相國
也恐巨鎮衝途夷風季世與古殊異無乃不可乎余
曰否善為政者不生事以滋弊亦不廢事以長亂嚴
子豈無所用心哉聞鎮遠而下九溪故地沅江重洑
邑落綿曠行者待群衆而後敢發猶有不免之虞然
戢暴止竊非嚴子之事乎又環境皆保順施酋諸土
官既驁不訓而藩省有戎事輒假其兵以濟諸夷因
掠害良民以逞欲又益輕官兵常狺狺有吞噬意然

則大練吾士實脩吾備以防不軌非嚴子之事乎吾固將諗之嚴子以質吾所聞之是非翌日行諸寮友具嘉醴肴核袒扵江滸酌觴旅拜乃舉愚言以為贈酒既洽歌驪駒者闋嚴子扵是賦緜蠻之章再拜而言曰諸君子既飲食之又教誨之予也若徒焉而獲載敢不敬奉以馳驅遂行

送司寇大夫戴子之滇南憲臺序

古訓曰學然後從政今之學何其異哉佔畢以為力剿切以為巧苟可以中主司竊科第已而扵政也何有然一登仕籍則又簿書牒訟汩其慮朝夕事役牽

其身雖知向之非學而將學其學焉弗能矣故搢紳雋傑之士常恨焉上海戴子弱冠登第慨然曰吾豈可以苟仕哉遂疏於朝辭華要乞博士職以便學業乃得鎮江教授再調武昌幾三年餘於天人之蘊微古今之治忽當世經絡猷為之宜淵乎其獨詣沛乎其不可障矣而又聘於廣南於齊魯選校上計士因南歷衡湘九嶷陟增城瞰南海弔韓蘇謫寓東浮淮泗望太嶽觀闕里金石俎豆之盛而歸 朝廷欲遂成其大仍不畀以民事召入為留都司馬屬主駕部再遷司寇郎中益習 國家故典刑法令年未四旬

出僉滇南憲臺而監郡　國任大政矣魯劉隅氏歎曰若戴子可謂後其政而先其學哉滇南為遠服重鎮去京師萬里百夷雜據戈鋋時興自昔稱難整齊令以戴子文養採討練砥之久而又以壯年清彊之氣鴻遠之慮臨之其激揚之綏之輯之威之恤之振變之寧謐澄肅可不俟朞而効他日或總撫鎮翊廟堂澤天下亦執此而往爾豈非戴子之善學而　朝廷善養才以需用耶於是司寇諸寮謂隅言也徵盍書為戴子贈隅辭曰隅之言以自訟隅之失學也曷敢以辱戴子之聞

奉慶王母太夫人八十壽序

嘉靖丙申歲定興王公自留都御史大夫晉司空奉母太夫人養於司空賜第晨昏不違滫瀡備味凡所以致順娛殫孝敬者靡不躬盡乃秋九月公將以考績入覲其等寔朝夕侍教公謂曰吾聞孝在於養志樂樂其所生吾奉吾母歷官邸雖勉盡娛侍常慨然若有思今者得便省鄉土而母壽適登八袠視吾母意甚樂故予與二三子別無悒雖然予寡薄甚曷以壽吾親二三子其有以朂我其等再拜進曰為人子者莫不願其親之榮而壽而康然或躋膴仕矣千鍾

不逮享長年矣一命不沾不則有疾疢之所纏長途禍穽遠役久離之所驚怵悲思遂孝子之心者幾何維公執簡大廷近十載還京兆副蘭臺則奉太夫人就養京師受　帝嘉號京師之交游寮吏得拜太夫人扵庭扵時方躋中壽都下以為榮及公出撫齊魯三秦則奉太夫人就養撫臺凡部下文武屬暨齊魯三秦之縉紳耆老得拜太夫人扵府扵時已躋上壽二鎮以為榮今防江暫守邦土具瞻南服公位益重孝益篤而太夫人壽益寄秩號益晉凡留都鄉侯群辟門生故屬通家又得拜太夫人扵邸江左以為榮

於休哉甚盛矣玆復晝繡過鄉閭太夫人撫桑梓游田園而公又得率子姓親族故舊奉觴上百千歲壽則天下之至榮至樂何以加焉況公自筮仕以至登台宦跡所在無險遠之役無顛危之虞故太夫人優游怡豫無憂慮介其懷而耳目聰明强力健食則百千歲眞可幾而福履豈有涯涘哉公曰此不穀之幸也然爲是懼無以克堪天之大慶以輝崇吾親二三子願終有以勗我於是東阿劉隅氏進曰遠哉公之下詢也今夫壽親而康者天之錫也榮親者 君之恩也孝之本其不在是吾聞言至養者不以祿以善

言至孝不於家於　國維公在　朝剛正不撓日思補益撫外鎮靜有惠勤恤民隱而又澹於權勢恬然自守數歲不一遷貞操彌固閒竊以為是乃公之大孝而太夫人之所以安也令海內方疲邊圉多警庶務紛糾方資裁割公之壯上明　天子必不委公以暇逸或內飭百工則碩公夙夜其勤或外視六師則碩公馳驅勿顧庶以承天慶而答君親其斯為大孝之終乎公謝曰子之言予弗敢任亦弗敢忘諸子一再拜遂書諸冊以為太夫人祝且以為公行之贈

贈張戶部致仕歸養序

慱與張子之始仕畿甸也勖身恭恪寔維二親之為
乃以持法忤中貴謫倅於潮踰炎嶺瀕瘴海以違二
親宦恩寖微張子於是登海嶠而歌曰海之山兮岸
崿海之水兮潋潋間萬里兮遠吾遊瞻白雲兮天之
隅嗟扶桑兮日易邁胡不歸兮貽親憂未幾移同守
嚴州然二親壽咸踰七十且有重江之險不克奉迎
張子於是臨嚴瀨而歌曰列星熉熉桐江深兮鴻鷮
其翼翱翔千載兮我獨何為鴻瑞浮兮危哉二人悲心
殷兮我將不能一日繼於纓組也既又召補南司徒
郎位愈登恩信切盍愈不樂遂陳疏乞解任歸養大

冢宰惜其賢難之章再上方奏 天子允其請驛書
至乃東國薦紳大夫之同官於南者或聞而愕或聞
而喜或聞而慕或聞而讚聞而愕者張子之力疆而
政譽方升曷遽以辭為且辭也曷莫予告也喜者曰
盈斗之祿貪夫競之況辭而舍諸邈乎張子吾鄉不
與有榮休也夫慕者曰人之仕逮養為難人親之壽
並茂為難今張子實具焉非天錫其祉以昌厥慶人
其能及乎讚者曰君子之養親有五有祿養有色養
有躬養有志養有德養崇秩豐廩祿養也奉顏婉愉
色養也親執滫瀡服勞左右躬養也顯親述事敬光

前烈志養也履茲淳懿終始無違德養也今張子之
歸也其以祿秩為不足以致吾養而欲盡心扵其色
扵其躬乎殆又將求扵其志篤扵其德乎不然何去
之決耶古之人不以仕悅親者唯曾閔為然張子殆
聞其風而作乎信吾齊魯之多賢也乃東阿劉氏闓
諸子之有言也嘖然嘆曰諸大夫其善言孝子之衷
乎夫一人能致其孝則鄉國有式焉四方有望焉後
嗣有稽焉宜明　天子不靳其去以風百辟其裨治
化豈微哉茲行也隅竊有感遂紀張子之歌及諸大
夫之言大書之策以贈張子使歸而諗諸齊魯之英

以為何如

壽封君王西村老先生七十序

歲丙申四月南司寇大夫王子將以考績入覲諸大夫觴之或歌采薇之首章王子辭曰予疏逖賤臣非所敢聞也又歌南山五章王子拜曰余弗敢辭亦弗敢任顧有言也余不肖賴余親之訓以服茲官界明天子既錫余親以命秩余以王事之不閒罔敢暇省謂今年親壽七十餘得趨庭下率子姓稱爵為吾親壽顧諸子之愛余者為余親祝也諸子曰賢哉大夫孝不後君忠不忘親顧謂余曰子盍為辭以壽封君

且以著齊魯之多孝也隅曰余聞孝者致於人者也然不可必者存焉壽者梱乎天者也然可必者存焉故君子生非其時則雖如曾閔季路之賢不獲以牲畧養以爵號顯豈其心之弗欲哉時不可也富壽康寧聖範之休而必基之曰好德茍德之積也厚則所享不於其躬必其子孫故臨沂之澤與淮水同悠晉公之仁指庭槐為符豈幸冀而偶值之哉理之可必者然也今吾聞王封君翁至孝夙成七歲時喪妣踊仆哀慟食飲不入口鄉人異之迨長事父與繼母以淳孝稱嘗有盜夜入其宅索得之哀而食遣之其人

梅母太夫人七十壽序

余嘗涖宣城，見其山巒巑岏崷崪，嶙峋拔嶢，巖之險；其溪湖幽紆，宛潭，澂渟而瀠洄，俗尚樸素，吾意其冲夷渾龐之氣所鍾，必有積德之世家，純淑之碩人稟之厚而享之盛者出焉。嘉靖乙卯歲，宛溪先生梅公以憲副來督山東學政，余因識宣之有人也。今春歷下府縣學師楊縉、吳尚文等遣弟子員持狀一帙來曰：茲三月廿八日，實梅太夫人設帨之辰，壽登七十有一，縉輩沐宗師廸育深洽，與他庠殊，咸欲頌祝以聲表私願，乞一言以先之。隅覽狀三嘆曰：卓哉

懿德孀守孤苦共姜梁高行之節也封贈以孫夫子
德耀之敬也養英翁及繼姑竭誠盡瘁禮脩之孝也
訓子以儒顯理家勤劬終身不廢紡績孟母陶母之
義方公甫文伯母之善誠也此數者有一焉足以垂
輝圖史作範閨內而況兼備乎則夫荐膺 宸誥珠
翟煌煌童顏鶴髮康健倍常豈非天相有德善多而
福亦蔭耶第聞宣城梅為望族自宋龍圖并州聯跡
貴顯而理命以詩名當世其所醖釀山川之靈蕭積
累之厚瀰蓄滋培而發之今日者乎況憲學公清介
剛正自始仕迄今如一以身率士先實後華士方淬

礪向進而役有雲南參藩之擢齊衆董縱失宗依矣然公之遠猷遂學將又經濟華彧輔理　皇化建巍業而流鴻名孰非自太夫人之教乎昔歐陽子之先人每閱獄案常求其生太夫人鄭知其必將有後歐陽子卒為名儒碩輔今觀梅太夫人之戒其子惓惓以居官勿輕擬大辟為言夫慎擬於先尤勝求生於後仁厚之念更切且要則梅氏之後其昌大綿遠又可量渙耶公便道過家庭稱觴上壽而以余言續獻焉太夫人倘愉然開顏不以余言為妄則庶乎裨公養志之一端也歷下師生忠愛之私其亦少罄乎是

為序

陽馮嶺水陸會序

梁武皇帝大弘法教念在有為親製涅槃三慧諸經義記般若同泰設四部無遮大會亦坐講說人天忻聳帝猶以施狹而功淺銳意匪懈玄情冥合乃感神僧見夢語以水陸之設欲使三千界內萬品畢擠咸歸佛海徧覆慈雲後世宗之遂為巨典非具大力莫能舉也範泉之東馮嶺禪菴沙門真成持不退心游歷江淮歷求綸事成此衆緣鄉人欽重求余敘之昔達磨大師來至金陵帝告以所作功德師以人天小

果陋之示以淨智妙圓真諦帝不領悟卒無證入今
習釋教者旣脩儀文宜宗心印直求最上不滯作為
則萬品歸真而功德彌天矣範泉居士重說偈曰
三千大千衆一鉢可飽厭萬品塞沙界一滴可沾潤
性海湛然空圓明照無際三萬八千像原無一微塵
供設千晝夜原無剎那頃應作如是修是謂真道場
建造遍閻浮施功高須彌視若浮雲散是謂真功德
若悞妙明心超登無上乘恒沙億萬劫水陸一掌中
稽首西方士此意誰能承

範東文集卷之五

雜文

味泉翁七十壽詩後叙

天王之十年戊祀方丘之歲也魯鉅野泉翁壽七十維時嗣子宋公寔總王憲涖撫于蜀初宋公語蜀諸大夫曰靡不有親惟壽之難茲雲承天隲馮先世之緜澤吾親壽茲茂矣然不敢越王之命以介成樂休吾其何寍故春三月遣使省於魯以赴壽期禮也諸大夫退而賦曰善人維龐赫其有章載則明教於彼伊洌睟矣如祉奕谷匪凉駘眉馮馮叶於靈康豐乎

其壽乎又賦曰厥子維昌侯珪侯璋眷于天子其龍
其光寵歸自翁縱纓瓊鏘爰龔爾禎百世攸襄蕃乎
其休乎憲氏劉氏曰美哉余聞之德福之基也弗德
何以載福是故彝貞弗渝曰德植德弗愆曰靖履靖
弗畛曰和守和弗瀉曰豐貞以正德德以明靖靖以
孳和和以馴豐福斯宜矣君子服是四者以輯天之
嘏詩曰綏我眉壽黃耇無疆言綏於善也又曰酌以
大斗以引以翼言引而翼之于善也夫天之壽人也
蔭壽以期曁澤壽以世德壽以無疆矧公之撫蜀也
植惸弱夷豪後良民峙滌吏蠹讋莠樊靖惡暴西土

底盜上無顧憂而後泉翁之樂可知也則踰于期頤衍于世世而光施于無疆也斯其徵諸歌以章之不亦宜乎君子曰斯舉也宋公可謂能孝矣不越王之命而隆愛於親可謂能忠矣昌親之德以鴻報於國諸子其今之良大夫也歌其壽休以歸于德孝忠之感也遠哉

嘉靖庚寅之歲寶華詩刻後叙

侍御臨汀丘公以九月按節浙津江澈山霽景候清夷爰視城堞陂堰涉流登嶠窅然遐覽見眉山藹子殘碣委草天台方子遺詠在壁喟然曰茲山之靈其

在茲與顧晦剥不章邑其無人乎乃命豫隅撤非祀之宇材作亭軒于山面右翼勒二子原辯于石侍御暨豫隅和章緻爲崇巔矗矗倚江三面衍渟其下蓋二子之風神欻可招而挹也隅間曰道茂者言乃弗朽風長者無世千萬歲之後登斯亭撫斯文者又孰知不浩歌感慨如昨日也耶

贈郡牧爻峰胡先生頌并叙

君子曰善政之要二曰惠曰明政立而文化煥焉則有教教之要曰貞胡公以明柱史來守永平至之始摩𤻲煦瘡凡有痌瘝於吾民靡不除也靖而弗擾寬而

不犯斯不謂之惠乎胥吏之積奸頑氓之風梗洞鑒株翦境內肅如良者有訴悪者無遁斯不謂之明乎既乃懃神化理篤意文治日與博士諸生講肄藝道督閱程業與三德者有加乘六禮者有罰斯不謂之貞乎夫唯其惠而民懷故拊循之臣聞而嘆吾弗如也唯其明而無滯無奕故巡督之臣檢覈之臣聞而嘆曰吾弗如也唯其貞而有造故督學之臣聞而嘆曰吾弗如也咸以臺符來旌以勸百辟爰自上佐以及幕賓群吏諸生軍民僉曰是不可以無紀盍献頌以示永久頌曰肅肅胡公蔚維晉產其中孔孚其躬

謇謇穆穆良治奕世再纘公撫其英於先丕顯皇皇繡服侍帷執簡秉節四巡四國洒洒帝曰汝倓其治于三輔翼翼玄蓋鏘鏘五馬孔惠孔和來為郡父歙彼凝霜霈兹甘雨令問旁流政教並樹我頌無斁萬邦之矩

書契玄翁中說後

中說之傳於世京口靳氏天水胡氏叙之詳晰矣余惟孔子沒既遠而聖皇之道閟諸百氏闡述者不解矣然狗高者懸虛不可施於事實循卑者纖煩拘牽非畔既泥是以後世學士無所悟嚮余讀契玄翁之

說探其原則宿之乎至虛至一顯其用則散之扵萬有萬変或不聞聲臭或沛塞六合先乎太始後乎無彊摽諸日月五行四時鬼神而日月五行四時鬼神之中可識矣體諸身心措諸家國天下以至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縣而家國天下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中可識矣蓋與大易洪範中庸異泛同登其言甚似嚴君平邵堯夫氏視濂洛閔閩諸大儒所著若尤簡且章者於乎孰謂斯世而有斯人斯言也哉陋謭陋生晚得覩其書甚幸然猶以不侍几席親聞指授之為恨也乃今獲侍教於翁之仲子素齋庶幾契玄

之蘊或無隱焉又不謂之甚幸耶素齋翁清節大勛雅辭鴻德方振厲海內輔贊主上則玄翁之說其亦不托之空言余故著之末簡俟後之知言知德者徵焉

書峨山詩刻後

余唯探幽躋險凌萬仞而極覽八荒蓋不特逸人遯士樂而忘返雖古之勳臣戚儒宜無暇樂為然咸神爾而跡濡者將終焉不能自已者何耶故太史公歷陟會稽禹穴九疑鄭峰羊公連眷于峴首韓子甘危于華嶺豈飛高遯鴻濶之懷趣塵軼而憐太清者獨

與名喬嶽聊可寄寓而攎衣爾友之乎現辭大雅象之以巍業峻光茲人與山之所以不朽乎豈曰觀遊乎哉巡蜀大侍御丘公使事將竣必訪三峨而登焉登有賦賦有和蜀閫帥丘君李君共刻詩于石以垂永永其有以識公之意也夫

素扇讚

鍾山之竹楓浦之素慧匠制之以祛炎燠潔各晨霜凉特秋玉清風動懐片月在手不陋不靡崇幽異俗永讃嘉徳君子所服